

读思录

回到图书馆，就像回到我们的童年

□钟倩

总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图书馆，就像回到自己的童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的阅读都离不开图书馆的浸润。

理想的居所，出门拐弯即是图书馆。这是多么幸福的事。那年冬天，我去市图书馆参加一次座谈会，有位戴礼帽、拄拐杖的老先生站起来发言，说道，为了每天能来图书馆看书，他在附近买了新房子。这件事在我心里扎下了根，成为一个念想。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的名言被后人奉为主臬，“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实际上，他倡导营造一个虚拟的图书馆：图书馆不在别处，而在我们心里。

刚开始创作那会儿，我的阅读如饥似渴，从图书馆借书，萧红、三毛、亦舒、张爱玲等名家的作品，一撸掳地往家搬。亦舒的小说有一回借了十几本，回来读个痛快淋漓，时间被切割成大块的冰，溶在我的精神世界里。

站在书架前踌躇、摩挲，我与书的凝视，就像与一位老友相见恨晚。借书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刚好的缘分，刚刚好的遇见。经典好书必抢手，畅销书籍必烫手，得耐心等待，但也有例外，捡漏儿，有时候还书时放错了书架，抑或是淘气读者随手一扔，那种邂逅属于小概率事件，却颇为有意思。享受安静，享受孤独，图书馆“奇遇记”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比如，书架角落里，有人索性坐在地上翻阅间，旁边放着好几本，令人莞尔；还有的读者，在书架前驻足，久久不愿离开。当然，还有个别抄书者，翻开书本，聚精会神，在纸上“沙沙”写着，旁若无人的自在。我遇到一位身着制服的工人，在书架前专注地找书，那抹制服蓝拓印在我的心上，留下诗意的一瞥。最难忘的是地下一层的儿童绘本室，每个周末都热闹非凡，家长们在走廊里等候，里面的孩子们像一群家雀叽叽喳喳不停，令人嘴角上扬。

“图书馆的灵魂是书目，在皮囊和灵魂之间我选择灵魂。”偶然机会，邂逅青年学者杨素秋创作的《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本书，奔着书名而去，却拥有另一重收获——她以“挂职”时参与建设区级图书馆的曲折心路，讲述现代人与图书馆的感人故事。为了馆内书目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她打了一场“精神保卫战”。但是，这何尝不是作者自己内心的争夺战？

要知道，AI迭代发展的信息化时代，公共图书馆追得上现代人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首先要直面个性化、分众化、多元化的挑战，杨素秋的示范意义在此，使人们看到物质富裕之余如何兼顾不同群体的精神供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今天的图书馆，早已不再是借阅的单一场所，而是立体、多元、跨界的开放式文化空间。讲座、沙龙、新书分享、青年夜校、剧本体验……馆内设施高大上，触手可及的便捷与“智慧”，在于唤醒、引导、带领更多的读者经常走进，恍若走进精神的绿洲。带着孩子去图书馆，是件超值的事情。有位朋友每个周末都带着老大去市图书馆，和孩子泡在图书馆里，放松，休闲，也开眼界，是难得的亲子陪伴时光。有一次，老大刚跑进图书馆，一眼看到位于中间位置的“济南作家馆作品展”，用小手指着说：“那是钟倩阿姨的书，快看！”朋友拍照发给我，我答道：“感谢‘小书虫’！”从那以后，每次去图书馆，他都不自觉地抢先跑过去看看，嘴里小声问道：“阿姨什么时候出新书啊？”引得朋友一阵发笑。童言无忌，但书香也是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纽带。

我身边还有位朋友，在图书馆做志愿者获得新生。读大二那年，她意外失明，做过6次手术后，双眼依然没有光感，那一年她仅20岁。在家人和同学的帮助下，她很快振作起来，掌握盲文和语音转换软件操作。偶然机会，她来到省图书馆无障碍阅览室，完成从读者到志愿者的身份转换，在助人的过程中实现生命价值，源源不断地“书”送希望和梦想。她通过转换软件将电子书版的文学名著和学习材料转成盲文版，再打印、校对、装订、打包，寄给有需求的视障读者，以这种方式传递人间美好。

每个作家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图书馆的恩惠，创作过程属于精神劳动，需要一次次往返和穿梭于各个公共图书馆之间。特别是查阅相关资料，需要一定时间，往往随身携带面包，泡在图书馆里。当大功告成，作品终于问世，作家再次回到心爱的图书馆，恍若回到童年一样，交付与分享自己的成果，就像把刚刚采摘的果实慷慨地分给大家品尝，这是精神的回环，亦是心灵的志业。

图书馆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它就在那里，离得或近或远，都是为了让我们“保留读书的火种，拯救干涸的心灵，升华每一颗向往书籍的美好心灵”。

为青少年立心铸魂

——回首“中华魂”主题读书活动的初创历程

□任超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由北京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策划主办的全国青少年“中华魂”主题读书活动，迄今成功举办31届，参加活动的青少年超过5亿人次，发行活动用书近1.2亿册，成为我国历时最长、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青少年读书活动品牌之一。作为亲历者，回首当年与同志们策划发起“中华魂”主题读书活动的日日夜夜，依然感慨良多。

1993年，北京市新华书店与香港繁荣集团合作，在香港开办了繁荣新华书店。次年1月21日，时任香港繁荣新华书店副总经理江方提出与北京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在内地、香港共同主办读书活动，以促进两地青少年学生阅读交流。时任北京市新华书店总经理鲁杰氏表示同意，由时任北京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理的我负责具体策划组织。

确定读书活动主题至为关键。我认为，香港回归在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通过阅读增强青少年的民族认同、国家意识至关重要；爱国主义教育永恒课题，内地和香港青少年要同题共答，通过“中华魂”（我是中国人）主题读书活动，鼓励他们更多了解祖国，尤其是伟大的新中国。

活动得到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指导、共同发起和全力支持，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签阅了北京市新华书

店、北京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上报的“中华魂”（我是中国人）主题读书活动专题报告，担任活动名誉主席并题词“振兴中华 重张国魂”。4月12日，香港繁荣新华书店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汇报，希望通过读书活动加强香港青少年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了解，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提高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写作水平。新华社香港分社文体部大力支持，积极协调香港青协会等机构参与活动组织。4月21日，北京市新华书店、北京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香港繁荣新华书店在珠海召开活动启动会议。大家决心一定要精心组织策划，把这项有意义的活动长期开展下去，做成系列，打出品牌。

1995年1月12日，由北京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与香港繁荣新华书店共同承办的“中华魂”（我是中国人）主题读书活动总结表彰冬令营在云南昆明举行，全国500多万学生参加了读书活动，300多名获奖同学参加了冬令营。此次主题读书活动的成功，为在香港举办活动打下基础。江方根据香港、北京学校迫切需要互相了解、交流的现状，提出以基础好且有意愿的学校开展对口读书联谊，参加“中华魂”主题读书活动，逐步推广。所谓对口读书学校，就是以全国主题读书活动安排为基础，香港、北京各一所学校结成对，共同组织、互相通报读书活动，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交流，包括学校教育改革、教育成果通报、同学间通

信笔友交流等。

香港保良局是一家香港社会服务机构，下辖众多中小学。其办学方针为“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注重培养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和责任感，基础较好。经过沟通，先期确立了香港保良局李城璧中学与北京地安门中学、香港保良局姚连生中学与北京市142中学、香港保良局朱敬文职业先修中学与北京市128中学、香港保良局董玉娣中学与北京市74中学等结为对口读书联谊学校，参加第二届“中华魂”（我们是长城 我们是黄河）主题读书活动。1995年12月，读书活动组委会向双方学校发出倡议书。香港、北京8所学校完成了读书活动方案，并进行交换。

1996年1月指定用书发放，活动正式启动。香港各学校成立认识中国阅读小组，同学们踊跃报名。阅读小组根据主题组织讲座、播放抗战歌曲、观看纪录片、举办历史图片展览、阅读抗战诗文、张贴学生读后感，重点宣传陈列双方学校获奖文章、奖牌、照片等。北京各校由主管副校长负责，组成活动小组，开展读书讲座、阅读指导、延伸阅读、同学交流、专题展览等活动，两地学校近千名同学参加。

1996年3月，时任保良局教育总主任麦桂圃率教师参观团来到北京市142中学，8位校长和老师们欢聚一堂，畅谈工作设想，加深了解和感情。时任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局局长侯守峰与麦桂圃进行友好

会谈。我与江方负责组织协调。

1996年6月，经各校初评，京港两地对口学校同学们撰写的60篇优秀读后感送到全国读书活动组委会。经过认真评选，评出一等奖12名，二等奖27名，三等奖21名。授予保良局李城璧中学、北京市142中学团体优胜奖，授予保良局姚连生中学、北京市74中学优秀组织奖。1996年9月新学年开学典礼上，京港两地校长总结对口读书联谊活动成果，宣布获奖同学名单，颁发奖牌。双方学校互相祝贺，极大地鼓舞同学们的阅读热情，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32年前，由内地和香港新华人联手策划发起的“中华魂”主题读书活动，可谓是一个创举。“中华魂”主题读书活动坚持读书育人宗旨，传播主旋律，塑造正能量，以主题出版为先导，为青少年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提供指导、搭建平台，教育引导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通过主题读书活动，厚植爱国情感和民族认同，加强京港师生交流，提升语文阅读写作能力，有力彰显了出版事业立德树树、培根铸魂的重要意义。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要整合教育资源，培养青少年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增强国家认同感、民族认同感和历史使命感。衷心祝愿“中华魂”主题读书活动越办越好！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原常务副社长）

中国孩子的阅读故事

贾鸣浩：在书籍滋养下蓬勃成长

□本报记者 吴明娟



未领略儿童文学的魅力，有密密麻麻铅字的这本书像一头难以驯服的巨龙。

贾鸣浩笑着回忆，他抱着“我会读懂的”的信心，从早读到晚。渐渐地，书中的“风沙”“旅店”在脑海里具象化，根鸟与板金的对话仿佛在耳畔回响。当读到根鸟从鬼谷死里逃生时，他紧握书页的指节泛白，而父亲在梦中唤醒根鸟初心的段落，让这个男孩的眼眶悄然湿润。

“那是第一次体会到心灵与文字的共鸣。”这次阅读像一场启蒙，让文学的种子在心田扎根。从此，翻开书本不再是任务，而是推开通往新世界的大门——那里有悲欢离合的故事，更有照进现实的光芒。

构筑丰盈精神世界

阅读的列车一旦启程，便载着贾鸣浩驶向更辽阔的原野。“孩童时的读书无法靠逻辑来支撑前行，只能靠激发情感来体悟文字的力量。”一部部儿童文学作品像一把把钥匙，为贾鸣浩打开共情能力的闸门。

再大一些之后，余华的《活着》，则给了他更为猛烈的精神冲击。主人公富贵从纨绔子弟到孤苦老人的的人生轨迹，那些血泪交织的生存片段，最终凝结成牛与人在夕阳下渐行渐远的朦胧剪

影。“那是一种从未感受过的压抑与无力，一种深不见底的孤独与失语。”哥哥摘下耳机问他“活着为了什么”，他脱口而出的“快乐”二字，成为少年对生命最初的注解。

初中时，哥哥书架上的书为贾鸣浩打开了认知的新维度。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中哲学隐喻的迷宫、《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里关于宿命与追寻的箴言，让他在迷茫中触摸到思想的棱角。王树增的《长征》与历史课本相互映照，让信仰的力量与文学的感染力在心中掀起双重风暴。

高中的郑外图书馆、河南新华郑外校园书店，是贾鸣浩非常爱去的地方。从《文化苦旅》的历史叩问，到《飞鸟集》的诗意栖居，不同领域的书籍如同砖瓦，共同构筑起他丰盈的精神世界。

将阅读融入日常生活

在持之以恒的阅读中，贾鸣浩逐渐打磨出独具特色的阅读方法，让文字真正成为滋养成长的养分。

勾画与批注是他阅读时的必备动作。遇到共鸣的观点，他会标注理由；发现巧妙的篇章技法，如呼应、深化、重复等，也会做好标记；同时还会划分文章层次，对于不认同的观点，会写下

反驳的理由。他将阅读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烦躁、孤独时，吃饭、睡前时，都会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相应的图书。“哲学用于静思，散文用于顺心，小说用于深思或助眠。”

阅读过程中，贾鸣浩会回顾前文以形成逻辑闭环，还会代入自身进行共情与思考。即使学习再忙，他依然坚持少量多次阅读，每次30—40分钟，而且隔一段时间会重读已读书目，加深理解。他还喜欢将好文分享至学校文学群并发起论坛，在B站听书评、历史人物介绍并细读评论区留言，在喜马拉雅听书。

多年的阅读让贾鸣浩收获颇丰。他不仅在4月19日代表郑外参加紫荆山公园读书会并登上《河南青年日报》，还在郑外《红楼梦》“悦读经典名著，梦红楼书香”整本书阅读实践活动中获得一等奖，并有多篇文章在学校社刊发表。作为学校晨溪文学社社长，贾鸣浩将对阅读的热情传递给身边人。他组织社员参与学校的“中原作家群系列群书研习”活动，该活动已举办近一年；在文学社内举办“光与影”诗创活动；还定期在文学社群分享文学文章、视频并发起讨论。

贾鸣浩说，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将继续与书为伴，在书籍的滋养下蓬勃成长。

为了更有意味的人生

□刘琼

“文学和人生”，是个经典的话题。经典在于，不仅是个经得起言说的老话题，又是个开放包容、不拘一格、常说常新的话题；既可以包含理论和逻辑，又可以很感性。每个言说者都可以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体会来谈论和探讨，是个可以常谈常新的话题。

我看到这个题目后，也确实认真地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在想，文学和我的人生到底有什么关系？

首先，这个关系，是看得见的关系，比如我从事文学创作，我写文艺评论，我在文学界也可能被大家称为作家或评论家。又或者说，我从事文艺副刊编辑工作，我每天跟这个行业打交道。这是生存意义上或者是职业上的关系。有人是老师，有人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大家的职业未必像我这样，一定是从事跟文学有关的工作。但我们都热爱文学，热爱写作，热爱阅读，热爱文字。我们对文学感兴趣，这就是我们的共性。

为什么我们喜欢文学？因为文学与我们的人生存在看不见的执着的关系。

过去，寒冷冬天，人们不便外出，或者室外娱乐活动不好开展，我们最通常的活动是什么？过去我们叫围炉夜话，交谈、聊天，聊见闻，聊生活，聊着聊着，就聊出了《十日谈》《天方夜谭》，聊出了各种话本、传奇，聊出了张岱的《夜航船》，聊出了各种各样的文学。聊天，就是一种最好的交流和讲述，讲故事、讲志怪、讲传奇，讲对未知的地方和事物的好奇。

在所有的古老文学中，比如我们过去看到和听到的民间故事中，开头通常都是：“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公主……”

现在的冬天，三五成群，除了聊天、喝茶，在网上看短视频、聊天，还会看网络文学、朗诵诗歌、写文章等等，一方面满足我们对于未知和远方的好奇，另一方面满足我们的表达、记录和分享的愿望。

古老的社会，口头文学更繁荣和发达；现代社会，我们用文字来表达，书面化语言产生了。这就是文学产生和发展的

基本历程。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认识文学跟人类的关系，我们或许就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対文学感兴趣。文学对我们的人生有影响吗？有什么影响？

文学包罗万象。经验教育里包括知识教育、历史教育、政治教育、情感教育等。文学形象生动，善于用富有想象力的细节和富有感染力的形象，再现和表现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理解。

文学不是人生的必需品，但文学使人生有色彩。人生的底色很丰富时，文学的色彩可能没那么突出；人生贫瘠时，文学的色彩就有了意义。任何一种形式的文学，都是人生的开拓。

我对文学感兴趣，起初是因为上大学读中文系。20世纪80年代，大学里最明显的特点是大家都沉浸在阅读气氛里，对知识如饥似渴。图书馆占位，校园里摆书摊，这些都极其日常。互联网的兴起，改变了很多，阅读习惯改变是其中之一。

电子阅读或者短视频兴起，导致长时间的文字阅读有所减少，但阅读以另一些方式存在，在各种信息平台、各种客户端

里，文章以更加简短、灵动、鲜活的方式存在，传播面更宽，速度更快。特别是手机被广泛拥有，拇指阅读兴起，点对点的传播也好，信息平台的多样化推送也好，阅读时间更多，方式更灵活，成本也更低。

阅读不会停止，开卷有益。为什么说开卷有益？

生而有涯，生命本身有长度限制，也有宽度和厚度局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的从生命的宽度和厚度的角度，行走或游历对于丰富生命的意义。人的一生，许许多多的经验是靠自身经历获得或者悟到，但许许多多的经验也是以间接经验和学习获得。人生有限，阅读是学习间接经验的有效方式。所以说，开卷有益，读什么书都不会白读。

阅读的内容和目的多种多样。人们追剧、看电影，看的是人物形象，看的是故事，看的是影视剧的文学性。在阅读中，人们读得最多的，是文学。读文学，读的是别样的人生，读的是一种活法和经历。

摘自《读书与读人》(山西教育出版社)